

#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

## ——走进战斗英雄、97岁老兵刘奎基的人生岁月

■尹娟

冬日的清晨，按工作计划，我到97岁老战士刘奎基家走访。

还没走进家门，熟悉的歌声飘入耳中：“革命人永远是年轻，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，他不怕风吹雨打，也不怕严寒地冻，他不摇不动，永远挺立在山岭……”歌声洪亮，如冬日暖阳，一下子驱散了我满身的寒意。

大声歌唱，是刘老雷打不动的“早操”。当年在战场上，刘老因重伤切掉右肺的一大半，通过唱歌提高肺功能，是他保持多年的习惯。

我不想打扰刘老的“早操”，在门口停下脚步。站在半开的窗前歌唱的刘老，手里握着拐杖，腰背挺得直直的。如果不是与他相熟，我很难相信，这样一位精神十足的老人，在战争年代9次负伤——除肺部负伤外，他的一只胳膊落下残疾，一只眼睛几乎看不见，全身有大小16处伤疤。

然而，刘老却笑言，自己有“一只好眼，一只好手，一条好腿，一个好肺”。他还有两个特别的“一”：荣立一等功，被华东野战军授予“一级人民英雄奖章”。

在江苏省军区南京第二十三离队干部休养所工作多年，我一直对刘老心怀敬佩。有人说，榜样是看得见的哲理，今天我想讲一讲刘老的故事。

关键词 顽强

### “革命战士有进无退”

刘奎基1927年出生于山东蓬莱，小时候家里生活苦，12岁时就随同乡闯关东，在辽宁沈阳一家钟表厂当学徒，16岁那年被日军抓去当壮丁。幸运的是，在被送往抚顺煤矿做工的路上，机智的刘奎基趁着夜色跳下火车，辗转回到蓬莱老家。

那时，蓬莱已被日军占领。怀着对侵略者的仇恨，回乡不久，刘奎基加入蓬莱县独立营。1944年，八路军主力部队征兵，刘奎基积极报名，成为胶东军区5旅13团8连一名战士。

8连是全团的突击连，很快刘奎基就迎来加入这个光荣集体后的“首战”。1944年8月，刘奎基和战友奉命端掉一座日军炮楼。大家顶着枪林弹雨将云梯架上炮楼后，刘奎基迅速爬上去，向敌射击孔投入两枚手榴弹。这时，刘奎基突然感到右臂一疼，从云梯上摔下来。

“我的右小臂被子弹打穿了。”刘奎基回忆，当时战场缺医少药，只是匆匆给伤口打了绷带，几天后转到后方医院救治时，伤口已经化脓生蛆。由于错位的骨头没有及时固定，刘奎基的右小臂从此落下残疾，手腕无法自如活动。直到现在，刘奎基右小臂内外侧仍各有一处明显的凹陷，他幽默地称之为“鬼子子弹‘到此一游’的出入口”。

这是刘奎基第一次在战斗中负伤。那一天，是他参加八路军后的第18天。右臂残疾打不了枪，在指导员反复劝说下，刘奎基恋恋不舍地离开前线，回乡休养。可没过多久，刘奎基就带着村里5名想参军的年轻人重返老连队。他对指导员说：“我要革命，我不能离开部



队。只要我活着，就要和敌人拼到底！”“敌人的子弹没有击倒我，倒把我硬生生变成了左撇子。”此后，刘奎基越战越勇。1946年7月的山东胶济铁路沿线芝兰庄战斗中，担任班长的刘奎基头部负伤。他不顾伤痛，抱起机枪率全班向前冲去，占领了距敌不远的一座房子。

敌人数量众多，我方只有几个人。困境中，刘奎基沉着指挥，投出手榴弹对付敌人。夜色里，敌人不敢轻举妄动，双方陷入对峙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负伤战友的伤势越来越重，弹药也越来越少。刘奎基给大家作动员：“同志们，要坚决守住阵地，敌人靠近了就要他的命，敌人不进攻我们就不理他，抓紧时间休息。”

经过一夜苦守，他们终于迎来增援部队。总攻开始后，身高腿长的刘奎基第一个冲进敌人据守的院门。趁敌人还没反应过来，他飞身向前一把夺下敌人架在门口的机枪，喝令“缴枪不杀”，被震慑住的敌人举手投降。这一仗，刘奎基俘敌17人，被胶东军区评为“战斗英雄”。

两年后，在周村战役周村攻坚战中，时任副连长的刘奎基又一次展现出他的英雄气概。当时，刘奎基在周村外围战斗中就已两处负伤，突入围墙后再次负伤，腿站不起来。但他强忍疼痛坚持坐着指挥战斗，打退敌人5次反扑，为大部队夺取周村赢得时间。战后，刘奎基荣立一等功，被华东野战军授予“一级人民英雄奖章”。

梳理刘奎基的事迹，我发现顽强的意志贯穿了他战斗的始终。我想知道他如何看待这一战斗品质，他不假思索地回答：“革命战士有进无退。战场上是你死我活的厮杀，你唯一的选择就是往前冲。”

关键词 淡泊

### “牺牲的同志才是真正英雄”

新中国成立后，刘奎基因战争年代

的英雄事迹闻名遐迩。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阅兵时，他作为受阅第一方队护旗手之一，光荣地走过天安门。

刘奎基告诉我，第一方队由来自全军的245名官兵组成，绝大部分在战争中负过伤流过血，人人胸前挂着军功章。他们护卫的那面旗帜，是“真正血染的旗帜”。

为更好展现精神风貌，1959年初，刘奎基和战友们开始了8个月的封闭集训。训练场靠近湿地，蚊虫多。一次军姿训练时，两只牛虻爬进刘奎基的裤管，贴在小腿上吸血，可他硬是一动不动。他伤病多，睡在潮湿的帐篷里，身上时常酸疼。加上右臂残疾，他完成每个动作都要付出更多努力，但依然咬牙坚持下来。

我为刘奎基的毅力惊叹，他说：“能护送那面旗帜是无上的光荣。我们从战争中活了下来，有机会走过天安门，可那些牺牲的战友在哪里呢？我是在替他们接受祖国和人民检阅，身体上的疼痛不算什么。”

“我不算英雄，牺牲的同志才是真正英雄。”刘奎基常常这样说。

生活中的刘奎基，同样不以“英雄”自居。1985年，刘奎基的大女儿从部队医院转业，为照顾年幼的孩子，希望能到一个没有夜班的单位工作，为此向担任部队领导的父亲求助。“父亲听说后很生气，不但严肃批评了我，还告诫我不要找任何关系，要服从组织分配。”后来，大女儿转业到一家地方医院工作，夜班一直上到退休。

关键词 奉献

### “愿作春泥更护花”

一路从枪林弹雨中闯过来，刘奎基对生命的价值有着别样的理解。

2011年，在电视节目了解到我国用于医学教学与研究的遗体缺口较大，他和妻子侯慧中一整晚都在讨论生命的价值。

奋斗新时代  
建功新战场

挑、穿、引……平整的绣布上，细密的针线穿梭飞舞。

前不久，在军地联合举办的一场“乡村振兴人才技能提升”培训会上，来自广东省韶关市乳源瑶族自治县的40多位绣娘相聚一堂，学习广绣技艺，呈现一场“指尖上的舞蹈”。

“广绣迄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，与潮绣合称为粤绣。粤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，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……”培训会现场，42岁的广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、退役军人王新元，讲述了广绣的悠久历史，与大家共同探讨绣娘增收致富的新思路。

王新元钻研广绣技艺已有20余年。广绣以构图饱满、纹理清晰、针法多样且善于变化著称，日复一日伏案前刺绣，不仅考验着绣者的绣功，也考验着绣者的心性。王新元坦言，他之所以具备那份韧性、耐心和定力，与部队的磨砺密不可分。

王新元出生于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一个裁缝世家。受家庭影响，十几岁时他就对刺绣产生兴趣。然而，与同龄男生相比，喜欢刺绣的王新元显得有些格格不入。为了“证明自己是个男子汉”，高中毕业后，王新元决心投身军营，“去最苦最累最远的地方当兵”。就这样，王新元来到祖国西北边陲，成为新疆军区某部一名侦察兵。

艰苦而充实的部队生活，磨炼着王新元的心性。采访中，他回忆起第一次参加紧急拉动的情形。

那是一个周末的凌晨，睡梦中的王新元被急促的哨声惊醒，迅速起身打好背包冲出宿舍。时值严冬，寒风凛冽，王新元和战友们踩着过膝的积雪出发。艰难行进中，指挥员多次发出“就地就寝”的指令，王新元和战友们刚躺下没一会儿，又迎来“整装出发”的指令。

4个小时后，借着熹微的晨光，官兵远远看到目的地的营房。王新元“心里刚松了一口气”，指挥员下达指令：“卧倒，匍匐前进，目标营房！”等到部队休整时，王新元和战友们的手脚都被冻麻了，衣服里面却早已汗流浃背。

“不怕苦、不服输，这是部队教给我的，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”王新元说，那一晚的经历，让他觉得自己好像一下子长大了。此后的工作训练中，“发自内心的好兵”的王新元一直拼尽全力，性格变得越来越坚韧。凭借优异表现，当兵第一年他被评为优秀士兵，第二年光荣入党。

2001年退役后，王新元独自到广东闯荡。他从保安做起，由于腿脚麻利，人又勤快，很快成为保安队长。一次参观刺绣展览时，王新元偶然看到广绣名家的作品。那一刻，王新元心底对刺绣的热爱一下子被唤醒，真诚地希望拜师学艺。

第一次到师傅家拜师的情景，王新元记忆犹新：“推开门一看，差不多都是50来岁的女绣娘，而我当时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。”

“传统技艺的传承，未来还要看你们年轻人。”师傅的教导，让王新元感到重任在肩。

从最初边工作边学习，到后来辞去工作专心练习，王新元如饥似渴地钻研广绣技艺，在绣架前经常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，把技艺打磨得炉火纯青。“当侦察兵培养的耐心、细心和精准，对我钻研广绣很受用。”王新元说。

“让更多人认识广绣、欣赏广绣，是件很有意义的事。”作为年轻一代的广绣传承人，王新元一直致力于发扬广绣文化。在他看来，“传承是基础，创新才

## 一根绣花针的分量

退役军人王新元致力于传承广绣技艺

■本报特约通讯员 陈美



能发展”。在花鸟、木棉、荔枝等传统创作题材之外，王新元创造性地以人物肖像、当地风景、动漫等为主题“人绣”。他还大胆探索“广绣+”文化传播路径，与文创企业合作，让非遗“潮”起来的同时，通过产业化发展模式，拓展当地农村绣娘增收途径，助力乡村振兴。

“喜欢广绣的年轻人多了，传承就不是问题。”王新元说，他如今在当地十多所小学担任校外辅导员，积极参加“非遗进校园”活动，通过工艺演示和互动授课，培养学生对刺绣的爱好。

《铁翼芭蕾》《广州起义》……走进王新元的工作室，一幅幅军事题材的广绣作品引人注目。王新元告诉记者，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，他接到有关单位的展览邀约。王新元反复构思绣品图案，基于老兵的情怀，最终锁定军事主题，在“绣了又拆，拆了又绣”的反复中，终于创作出满意的作品。“在非遗传品上看到翱翔的战机，非常惊艳……”在不久前广东省广州警备区组织的一场参观活动中，官兵连声赞叹。

2022年，王新元获评广州“最美退役军人”。谈到这份荣誉，王新元动情地说：“我的手端过枪，也拿过针，一个那么重，一个那么轻。在我心里，这支枪和这根针都很重。我愿努力当好文化传承战线上的‘战士’，在传承广绣技艺的路上一直走下去……”

上图：王新元（左一）演示广绣技艺。

受访者供图

## 镌刻在记忆里的炮声

■张德意



张德意走进校园，为学生讲述上甘岭战斗故事。高山拍摄

70多年过去，午夜梦回时，我还是会想起上甘岭，想起那一个炮声隆隆的夜晚。

那是1952年，19岁的我作为一名通信兵，随所在部队入朝作战。新中国成立不久我就参了军，但奔赴抗美援朝前

线，是我第一次直面残酷的战场。

入朝不久，部队奉命到上甘岭地区修筑工事。那时候，我们没有制空权，白天敌机不停地天上盘旋，官兵只能隐藏在狭小逼仄的坑道里，太阳落山后再前出作业。

敌人非常狡猾，那天夜里我们刚前出没多久，就看到几枚信号弹升空，紧接着听到敌机的呼啸声。大家迅速后撤，但敌机乘势洒油、不停轰炸，很多战友负伤甚至牺牲。

回到坑道内，我们压抑着心中的悲痛。此时，又传来坏消息：在刚才的轰炸中，坑道内对外联系的电话线被炸断了。如果不能及时向上级报告情况，兄弟部队可能也会遭到敌人偷袭，修复电话线刻不容缓。

大家的怒火瞬间被点燃。“我去”“我去”……狭小的坑道里，通信班战友请战的声此起彼伏。连长最终决定，由我和战友谢财去完成这项任务。

我和谢财带上抢修器材，潜入夜色之中。夜晚气温骤降，我们低姿匍匐爬进电话线途经的战壕，一点点向前摸

索。敌人探照灯的光束，不时在战壕不远处掠过。最凶险的一次，战壕内一处掩体滑落，引起敌人的警觉，探照灯直直地向我们照过来。我们连忙用敌人的尸体做掩护，一动不动。

探照灯不停“扫视”着战壕，许久后灯光才消失。我们想要行动，却发现双脚已经失去知觉，缓了好一会儿，才顺着战壕继续寻找。又摸索了好半天，我们终于发现故障点，此时棉衣上已结了一层霜，手指也冻得不听使唤。平时简单的接线操作，此时变得异常困难，我连续接了几次都没能成功。

“甯——用嘴巴——含！”就在我一筹莫展之际，在不远处检查线路的谢财及时提醒。我一下子反应过来，快速把手指含进嘴里。谢财这时也来到我身边，拉过我的手往自己嘴里塞。我们终

于接通了电话线。

不久，上甘岭迎来惨烈的一战。敌人出动飞机、大炮、坦克，密集的火炮从我们头顶飞过，轰隆隆的响声不断，像是要把整个山头掀翻过去一样。前一晚刚打下的阵地，转眼又给敌人占去。

我一辈子都无法忘记那个情景：敌机投下的一枚炸弹落在与指挥所紧邻的工地上，工事瞬间被掀了起来。侦察员当时正在工事值班，我们找到他时，发现他的双腿被炸断，腰部也负了重伤，血流如注。

侦察员牺牲后，我与战友们手拉着手，向他的遗体告别。那一刻，顽强的斗志充盈在我的胸膛。我在心中告诉自己：一定要打败敌人，决不让后代会遭受战争的侵袭，决不让这悲惨的一幕发生在祖国的大地上。

那天晚上，我们向敌人发起反击。

冲锋号响起后，我们无所畏惧地冲向阵地。夜幕笼罩下的上甘岭，到处都是战友们的喊杀声。终于，我们夺回了阵地。

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，我从朝鲜回到祖国。1958年，我响应组织号召脱下军装，到家乡的棉纺厂当工人。后来工厂停产，我又响应号召回村种地，此后一直从事农业生产相关工作。不管在哪里，只要有人让我讲述战斗故事，我总会想起当年在上甘岭的那段经历，鼓励大家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，在不同岗位上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。

前不久，我来到空军某部，给年轻的官兵讲起上甘岭的战斗。看着部队的发展变化和官兵昂扬的精神面貌，我打心眼里高兴。上甘岭的炮声，一直镌刻在我的记忆里，也必将“回响”在官兵心里。愿每一位官兵都能自信满满地走上岗位，让训练场上的喊杀声更加响亮，让备战打仗的劲头更足，用过硬本领守护祖国的安宁。

（周嘉昊、本报特约通讯员朱海清整理）

聆听·血脉永续